

三彩风·专栏

【信马由缰】



■ 马继远

70后,洛阳土生土长,现在深圳谋职,闲时鼓捣散文,常被误认为老年作者。

初到深圳的人,或许会惊诧于深圳竟有这么多的“关”:梅林关、布吉关、南头关……非但如此,“关内”“关外”还是深圳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词儿。听多了,会让人觉得“关”的内外,仿佛真是两个世界。

一个“关”字,也容易让懂点儿历史或读过武侠小说的人神游九州,想到函谷关、玉门关、山海关。这些名关都是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,是烈风黄沙、恩怨情仇,是金戈铁马、家国山河……正因为如此,“关”

深圳的“关”

字便积满了历史的尘埃、岁月的风霜、时世的沧桑!只是,这一切会和年轻的深圳有关吗?

向早些年来深圳的人打听,他们会告诉你:现在来深圳很方便,以前可不是这样,需要办边防证,入关需要接受检查。为入关而经历苦痛的人,可能少不了抱怨。他们的痛苦经历,甚至同已渐渐被人们淡忘的“收容”“遣返”等词语联系在一起。

深圳这些“关”的来历,没有多少人能完全解释清楚。不过打听下来,你还是恍然大悟:原来深圳的“关”与历史、武侠并不搭边;原来大名鼎鼎的深圳经济特区的范围,和深圳完全画等号,只是近两年的事儿。先前这些关卡隔开的,正是特区内外。

即便现在深圳经济特区的范围已扩大到了“关外”,“关”内外的差异仍相当明显。直入“关内”的人,初见深圳特区的高楼林立、车流人流,肯定会止不住感叹:特区就是特区啊!可某日经梅林或布吉出了“关”,则会使人产生很大的失落感:“关外”的城市面貌,竟和普通内陆城市差不多。”

隔开特区内外的这些“关”,深圳人习惯统称它们为“二线关”。如果你执着地发问下去,那也该有“一线关”啊,在哪里?估计没几个人能说清楚。

在网上查找,你可能明白深圳“一线关”是指粤港边境管理线,只不过“一线关”上没有叫“关”的,都叫“口岸”,如皇岗口岸、罗湖口岸等。“口岸”听上去要比“关”洋气点儿,那些出入境口岸,都通向与深圳毗邻的香港,口岸的数量,好像也是在全国城市中最多的。

如今在深圳,“一线关”少有人提及,却仍在那里坚实地扎着。“二线关”深圳人虽然依旧在不停地讲,可已形同虚设,过“二线关”不再需要办理检查手续了。一些设在交通干道上的关卡,因为阻碍交通,还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。

这些有点儿形似“柏林墙”“三八线”的“关”,曾将深圳一分为二,而当初设“关”却是为了改革开放。开放与关卡,就这么奇特地结合在了一起。无论这些“关”的最终命运如何,它们所承载的那段独特经历和记忆,都无法从深圳和我们国家的历史中抹去。

【文忻雕龙】



■ 忻尚龙

80后,靠笔杆子为生。不清高,偶尔文艺。曾被河南省文学院瞄到,纳为签约作家。喜欢历史,有独立观点,不妨给我留言。邮箱:xinshanglong@vip.163.com

求人还是求己

上小学时,我曾听老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:“一个人进庙烧香,见观音化身为人,在拜自己。那人不明白,观音笑道,我也遇到了难事,但我知道,求人不如求己。”

我当时觉得,老师说得对呀!

后来翻看史书,刘邦说,没有韩信、萧何、张良,断然没有他的大汉江山。商汤也承认,若无伊尹辅佐,他也难以成就这盖世之功。

刘邦、商汤都是在“求人”,我琢磨琢磨,他俩好像也挺厉害。

求人不如求己,听起来似乎很励志,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态度。不过,这字里行间似乎有点儿逞强的意味。笔者以为,这句话的精神激励作用,远大于实际指导作用。

周易有云,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这个世界上,没有人应该对你负绝对的责任,自己的路自己走,这无可厚非。不过如果路走岔了,难道还不能找人带带路吗?求过来人指点迷津,远胜于“求自己”闷头瞎转。

大家都是肉体凡胎,谁也不是超人。总会遇到一些无法自处的事情,总会希望有贵人相助的时候。把有限的生命,投入到累死人不偿命的自救中去,最后遭罪的,肯定还是自己。

求己,如囤积干柴;求人,如星星之火。两者结合,才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。否则,干柴再多,只能堆积在那里,变成朽木。火光再亮,没有燃料基础,一阵风就能把他吹灭。

反复咀嚼“求人不如求己”这句话,其中似乎还带着一点儿无奈——无人可求,只能求己。仔细观察一下自己身边,说出这种话的人,大多境遇窘迫。在无路可退、无人可求时,只得一声长叹,给自己鼓把劲儿:“算了,求人不如求己。”

人活着,总要有个盼头。这样一句话,也算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鼓励吧。

【凌秀生活】



■ 梁凌

喜读书,爱思考,相信美好。一边煮饭,一边阅读,偶尔作文养心,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一个人的行走》《心有琼花开》等。

银生活

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,可见穷人也还是可以戴银饰的。

故事里也常有这样的情节:一个人得了银子,用牙咬咬,见成色不错,便欢欢喜喜地去换猪头肉下酒。

有烟火气的东西,难免会沾上俗气,且洗刷不掉,银却例外。银的另一面,甚至是雅的。它就像地气,从泥里蒸腾,升到天上,又化作了白云。

作为生活用品,能用银器,是阳春白雪。几年前,我看秦汉罗马文化展时,惊异地发现,在我们的祖先使用漆器时,罗马人用的却是银器!那些古旧的银盅、银碗、银烛台,让人瞬间完成穿越,仿佛飞回到两千年前的时代。

银是白的,干净的,配浅色银饰比较好看,如水红,粉红,湖蓝……配银的人,皮肤也一定要白。

《红楼梦》里,最配银的是宝姑娘,她白白的,胖胖的,有几分冷艳在里面,可惜她偏偏佩了金!还有那个尤三姐,也很配银,她虽性格刚烈了些,却干净,不入俗,且有几分女孩子的调皮可爱。

我有一个漂亮妹妹,肤如凝脂,皓腕上戴着一只银镯子,数年不换。“等我有了男朋友,结婚时,他亲自给我换。”她说。所

以,银子更像是女孩的东西,性属阴柔,注释着女孩子短暂的单身时光。

配银的女人皮肤要白,男人也要白。在小说戏文里,那些银盔、银甲、银枪将,皮肤一定很白,如赵云、马超、罗成、薛丁山等,若换成张飞就全完。

金直白张扬,稍有不慎,就戴出一身恶俗。我印象最深的,是多年前的一个午后,一女人坐在廊下哭,阳光照在她戴着八个金戒指的手上闪闪发亮,成串的泪也被映成了两道金线。“他天天打我,我的日子不好过啊……”她哭道。有人劝慰:“你还不幸福?看看你这穿金戴银的!”她哭得更厉害了,文过的两道眉,像大青虫似的凝在一起。

银跟金不同,怎么戴都不会俗气,有爱着银的少数民族,女子浑身上下缀满银饰,走起路来环佩叮当,却半点儿也不俗,只让人感觉现世安稳。

艺术家说“艺术来源于生活,又高于生活”,这艺术,总使我想起“银”来。

银就像艺术,既在生活里,又在生活外,既可以拿去换猪头肉,也可以彰显品位,附庸风雅。它烛照人的内心,使之宁静祥和,是远山雪,是二十四桥明月夜,“波心荡,冷月无声”。

从哪一天起,开始喜欢银了?

老家人管银饰叫“银生活”,差不多的人家都有。我小时候,母亲就收藏着一些银生活,煞有介事地用一块青花帕子包着。这些东西大多传女不传男,母亲的银生活,是外婆传给她的;外婆的银生活,是外婆的外婆传下来的……

既然是生活,就少不了烟火,银里就透着浓浓的烟火味儿。

《水浒传》里的英雄好汉,一进酒家就啪地拍出一把碎银子,豪情万丈道:“店家,切二斤熟牛肉,筛几碗好酒!”

在鲁迅的小说里,闰土家并不富有,但少年闰土的脖子上,就挂着